



《贵妃醉酒》剧照



《白毛女》剧照

样板戏与传统京戏 ——京剧艺术随笔之二

□石英

有些概念也许不是那么确定的。譬如说样板戏可能是为了避讳“文革”的印记，现在一般笼统地被称为现代戏。其实细究起来，现代戏所包容的范围远远不止当年样板戏那几个，但今天所演原属于样板戏的现代剧目，人们还习惯地认定其为现代戏的代表作品，极少有人再细抠这个那个了，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它们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，演者爱演而听者爱听之故吧。

我记得这些原属于样板戏的剧目在刚刚被开放大范围演出之初，也曾有一番争议的。最突出的反映是：许多人一听到那唱腔、那剧词，很自然就会想起“文革”那个扭曲时代的种种，不少遭受“四人帮”迫害的人们重新感受到那种本就不易消除的隐痛；但后来还是一种更现实的观点为许多人所接受，理由是所谓样板戏也只不过是江青之流窃取了当年戏剧改革的成果，而打上“文革”的戳记，致使许多京剧人士的艺术成果反而要代其受过。云云。

也许是因为时过境迁，人们渐渐地适应，一些原被称为样板戏的现代戏，或整出上演，或片段传唱。尤其是一些较为精致的场面和唱段，更受到许多人的喜爱。例如《沙家浜》中的“智斗”，往往是重要晚会乃至卡拉OK的热门。然而，我也了解到，还是有不少“过来人”对那些“极左”年代影响下的“经典”表演方式与“文革”话语觉得不舒服，有的人甚至听着觉得可笑。这恐怕也是一个不可漠视的现实情况。

不过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，任何事物常常会呈现出多元交错甚至莫衷一是的现象。我就特别注意到：一些年轻观众（包括京剧爱好者），他们在接受样板戏时，反而对当初时代造成的不适当和显然刻着“文革”胎记的唱词和道白不以为意，好像并不计较它们内涵的这个那个，就是唱、就是听而已，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我原以为现代年轻人应该对样板戏十分计较、十分地不能接受，却想不到他们如此地无所



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照

谓。思之再三,我最后归之为:他们觉得好听好看也就掩息了其他方面的考虑。

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,其实还要复杂得多。譬如当我接触到另一些中青年时又看到了与上述不同的情况。这些中青年原先几乎完全没有接触真正的传统京剧,而一旦他们或许是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某出京剧折子戏,听到了某些经典唱段,便颇有些惊讶地发现“真好听”、“原来京剧传统戏这么好听”,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无疑在这些中青年的感觉中,传统京剧的表演特别是唱段更加优美、更具有内在魅力。而且,当他们的喜好逐渐深入之后,还能做出一定的分解——“看来传统京剧与现代戏在表演和发声上还是有区别的啊”。

如此看来,以年龄段作为区别“传统”与现代的爱好归属的唯一准则并不准确,至少是绝对化了。

不同的观众(听众)对传统京剧或是现代“样板戏”的偏爱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,但是就我个人的观察与了解,大抵较有传统文化素养、艺术感觉较为细敏的人们,对富有韵味的传统唱腔也较易感应,而对生活现实重于直观,表情达意比较倾向于直接的那类人,则更能对现代戏乐于接受。当然这只是就一个方面而言,如上所述,爱受与否,对于不同的人很可能有多种原因,都不能绝对化。无可否认的是:有的人可能两种都喜爱,而更多的人也可能全都不感兴趣。我就听到有的大学生讲:“我一提起京剧来就头疼。”对此,我也毫不为怪,这和不能期望所有人都喜爱油画和交响乐是同样的道理。

前几年遇到的一件事至今还印象很深刻。在江苏南通召开的国际旅游文化研讨会上,晚会中有上海京剧院的两位名演员演唱的昔日“样板戏”中的几个著名唱段,台湾女作家席慕容事后直言表示:并不大爱听这样的京剧唱段,而当与会代表中有人即兴唱起比较地道的梅派唱腔时,席女士当即赞赏曰:“有味,太有味了。”看来她不是绝对不喜欢京剧,而是喜欢什么样子的京剧、怎样唱的京剧。我很理解,她细致的艺术感觉是能够分辨出个中细微差别的,虽然,她并不是京剧的专家。

只要有人爱听,这样多元互存的现象还是要持续下去。当然,归根结底它们应该是真正的艺术;凡为真正的艺术,就会有或多或少的感应者。

(作者单位:人民日报社)